

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

進諫門

諫諍

唐太宗曰

造來諸國雖其相諫者上終不止唐褚遂良傳諍見太宗

已訓諸王

以訓道諫王書高宗弟日高宗復傳諫命

以与相進諫論列天下事通監外紀武王伐紂伯夷叔

齊力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千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君而謂之平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保氏掌諫王惡進諫者以礼義正之礼

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云云周周語宣

威公取部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礼也臧哀

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公不聽周內

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還不忘諫之以德

左威二年漢高祖元年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
良諫前本紀漢王欲攻項羽何諫曰臣願大王王漢中
養民以致賢人蕭何傳高皇帝並建豪英以為諫諍輔
天子之闕而重載漢宗也晁唐集卷之四上朝東宮趙談
駸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下談上欲西
馳下峻改轍損輿上曰將軍扶耶益曰聖主不乘危今
陛下乘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
高廟太后何上廼止上幸上林皇后謹夫人從益引卻
因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甚矣豈可以同坐哉上廼說
益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爰益傳賈山
上書諫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諍
之路也本傳太後宮成色則賢者隱處佞臣用事則諍
臣杜口而文帝不行賈捐之傳宣帝鄭昌上疏曰聖王
置諫諍之官豈非以崇德防逆豫之生也刑法志蕭望

之上疏曰朝无諍臣則不知過國无達士則不聞善本
傳人臣其遇明君也諫諍即見聽王褒漢書曰視
朝日晏乃罷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
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後本紀光武臨朝或有惰
容湛輒諫陳其失張湛傳鮑期犯顏諫諍帝嘗輕出期
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
出帝為之回輿而還本傳明帝朝廷爭為嚴切以避諫
責惟意獨敢諫許鍾離意傳高帝諫諍之職應用公百
之士通才寔正有補於朝者韋謏傳謏與皇甫陶
論事陶與帝爭言鄭徽表諍罪之帝曰謏言寒苦所望
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害豈以諍臣為損哉徽拜
奏宣朕之意遂免徽官晉本紀唐太宗嘗怪裴造諫語
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公尔邪遂良曰雕琢
害力豐繁絀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諫語不止
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故其原不吏得

開及夫橫流則元復事矣帝嗟美之唐格俊良傳正倫
與韋旌震其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太宗為設宴召四人
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願下有逆鱗嬰之者死
人君亦有之卿屬逐犯吾鱗裨闕失朕其虞危亡哉本
正倫傳太宗好悅至言嘗謂宰相曰云云少證隨事諫
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取美惡畢見吳兢傳帝嘗死怨死
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
證朝夕進諫證二劉洎岑文本馬周繼之兒在吾膝前
見朕悅諫熱矣故有今日言也劉洎傳宇文士及曰南
衙群臣面折廷爭本傳帝疾貪吏乃問道人遺諸曹一
吏受饋繚帝詔殺之裴矩曰更受朕死因宜然陛下以
計給之所謂罔以罪帝悅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二
如此天下有不治哉裴矩傳帝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
相諫正王珪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
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

帝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直推誠納善
每存規益王珪傳帝數出馳射孫伏伽諫曰云二帝悅
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本傳抑範曰房元齡事陛下
猶不能諫止田獵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
節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忠範本傳房
元齡病頽諸子曰今天下事无不得唯討高麗未止上
意決群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恨入地矣遂上疏曰云
云本傳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雲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
陸贄奏議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尋微玉華營
繕相繼上疏諫曰云通鑑上謂侍臣曰卿曹宜不惜
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上謂侍臣曰朕日謹一日唯懼
不終欲數問卿輩諫爭也同上閔示自韓瑗褚遂良之
死內外以言為諱高宗造奉天宮李善感始上書極言
之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唐韓瑗傳宗姚崇曰燕
欽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言沮折焉願群臣皆得

批逆鱗犯忌諱可乎姚崇傳自李林甫居相位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容無敢正言者補闕璉再上書言政事片為下却令因以語其餘曰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无声而飲三品飼且一鳴則黜之矣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李林甫傳吳兢疏曰比見上封事其忤旨則朝廷決杖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尽柰何以為罪陛下初即位猶有格无量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諫者頓少吳兢傳憲宗問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宜易我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不知諫之益李絳傳帝嘗敗死中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同上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

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上曰終言是也李絳或
以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耶將无事可諫也
通鑑帝問政所先登勸順勸諫詩內外傳為讜言扁登
傳問帝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帝悟其以
筆諫也物公權傳

名臣事鑑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具也
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

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故
諫詩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尊
厚也伊尹伊尹可謂諫矣先王先王可謂爭矣諫爭輔
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苟臣道周公周公太保乃作旅獒用
訓于王匡以訓諫王書旅獒太史公曰諫說諫說犯君
之顏此所謂進思忠忠退思補補過者哉史史本傳史本傳陳
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前本傳前本傳景帝景帝時為中郎
將面折廷諍大臣於廟堂本傳本傳公孫弘公孫弘開陳其端使人

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本傳以公傲世不可以垂訓

也故正諫以明節娶方朔妻京兆尹田資質忠直

敢面折廷爭前梅福灾異書奏勝哀帝時居諫官數上

書本傳數直諫哀帝曰我識卿尚書履聲本傳

張選數諫嘗乘白馬上每有異議輒曰白馬生且傷諫

也後本傳言明高愛諍凡動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

五百餘事本傳狀凡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

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天子亦為之霽威議者謂直

育不能過唐本傳始諡之諫累數十餘万言至君子小

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本傳珪曰以諫諍為心取君

不及堯舜臣不知諡王珪傳先是帝曰太宗得諍參裨

闕失朕今得魏又能極諫本傳為左拾遺自以

我諫諍不得數召見因條奏十事本傳政犯顏進

諫通鑑若魏數子優游弥饒日中時病非所謂賈

直自禁也唐本傳至廷爭疑然不可回奪本傳

崔元亮鄭注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諫效百
言本傳國寶論諫數十百篇誠切時病皆本仁義炳
如丹本傳論事不阿帝曰卿有諍臣風本傳

書林合璧

龍有嬰鱗見太宗推誠納善有規益王珪
馬无立仗見元宗尽忠竭愚以直諫賈山

鶴鳴于野詩鶴鳴

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詘

鳳鳴朝陽見高宗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並荀臣道

謹言善策隨事獻納杜詩傳人主和顏受諫賈山至言

直言直辭披露得失蔡邕傳忠言逆耳利於行家六中

直入卧内伏青蒲上言史丹傳樊噲拂闥並本傳

時有所言削草稟以諫孔光傳郭震蘇軾並本傳

股肱之臣日月獻納陸贄奏朱雲折檻並本傳

侍從之臣朝夕論思兩都賦序辛毗引裾並本傳

書園聯珠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无訕諫而无
事聖君有聽從无諫諍事中君

有諫諍无詭諛事暴君有補削无撓拂荀臣道

須言臣夫人君无諫臣則失正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

聖家語子路初見篇昔者天子有諫臣七人雖无道不

失其天下諸侯有諫臣五人雖无道不失其國大夫有

爭臣三人雖无道不失其家主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

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

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孝經十五章萬乘之國

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荀非十二子

羣書事鑑

司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諛

諫者所以安主也管飛勢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

能臻乎文中問易辭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

其言危子曰必出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

為乎校乎逆上吾不与也礼樂篇非破家為國殺身

成名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也魏志偉

顯傳文九重恩諫諍杜送王信州詩

鑒 如鑑照形見君內國君之寶見臣內

反說 遂事不諫語三刺**國**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詩民勞比伯刺厲王也猷之未遠是用大諫**遜**王之謀不能簡遠是故我大諫也板詩**宗**忠諫者謂之誹謗前賈誼疏**賈**帝諱亡增諫乃曰有**宗**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唐吳兢疏**體**字**寒**諫五義切直

切諫

名君事鑑 漢**高**帝欲以趙王湯太子叔孫通曰必欲

孫通傳帝病卧禁中詔戶者无得入群臣樊噲乃排闥直入上獨枕一宦者卧噲本傳**帝**群臣表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本紀贊明主急聞切直之言賈山

至言詩見後直言問

廣德

酬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

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

陛下不聽臣之自加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朝矣上

不談先駭張猛進曰臣聞主賢臣直乘危從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薛

廣德傳命時以親密臣直入卧内伏青蒲上言曰皇

太子云云願先賜死天子見丹言切至謂曰善輔導太

子毋違我意太子由是為嗣矣史丹傳成帝嘗問切言

嘉謀正朕之不逮本紀朱雲上書願賜上方斬馬劍斷

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

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

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

聖朝如何耳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報之以旌直臣

朱雲傳光武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耶憲諫曰天下

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對車轅帝不

從逐上隴其後穎川兵起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光
祿之言後周斐汝南先賢傳中署副慕史顗及黯之爲
人光武嘗欲出游諫不見聽遂以頭軼車輿輪帝以爲
止本傳魏志欲供冀州十方戶實河南辛毗諫帝不
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出曰卿持我何大
急耶魏志本傳周書宗時有魏證等咸以切諫引居要
職唐吳兢傳疏堵逐良諫周書宗不聽置芳殿階叩頭流
血曰還陛下此笏本傳陽城諫德宗相裴延齡曰白麻
出當取壞之哭於廷延齡不相城之力也本傳杜楚諫
德宗游畋曰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
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本傳鄭注陷宋申錫元亮率諫
官叩延英殿苦諫數百言文宗未喻元亮置笏殿陛曰
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也崔元亮傳

名臣事鑑

子曰忠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
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死爭之異身死

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二者也家語子路初見
篇初聞之強諫於其子其子弗聽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君子曰警拳可謂愛君矣
諫而自納於刑二猶不忘納君於善左班二年賈祖至
言者以為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之聽唐白居易
策以顯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
傳伯為人前本傳賈言多激切善拍事意本傳

張敞以切諫顯名數上書有忠言宣帝召為太中大夫
本傳乃百君建奏事於上前屏人乃言極切至石奮傳

謝靈運展尺底臨无所隱凡二百餘奏皆剴切當帝心唐
云傳證孫淵書議事上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晷諫切

无所回畏宣宗嘗曰暮暮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憐之同上
宋遠危言切議張嘉正閑堂要見之莫不失声歎息本

傳宋遠危言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并去悉取所上
疏藁焚之本傳邵王出獵蒲州進道諫不從乃引馬

下呼曰王必田先踐殺我本傳因言事有悔否必言之
所言皆剋切或規其太過本傳

羣書事鑑 史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則幽冥之論後
馮衍傳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魏志揚阜傳

言議切直无所曲撓晉劉毅傳明主不惡切諫以超名
於後忠臣不避誅夷以納君於仁唐盧藏用傳
文噫諫舌切 二上磨帝缺唐孫樵笏銘

直諫

名君事鑑 唐高祖世長官侍燕拔香殿謂上曰此
殿場帝之所為耶上曰卿諫以直而實多

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
傾宮鹿臺非以生之所為通鑑太宗上嘗罷朝怒曰會
須殺此田舍翁后問誰上曰魏證每廷辱我后退具朝
服立于庭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證直由陛下明故也
同上太宗開元二年以旱求直諫唐本紀

名臣事鑑

諫有五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注事見左昭二十五年

而衛靈公不用弥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弥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无以成礼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平焉旌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二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弥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家語困魯篇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々不聞周舍之諫史趙世家

愛諫以救直諫不得以居中前本傳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也本傳賈山爲人臣者尽忠竭愚以直諫

不避死亡之誅臣山是也本傳陳事切直雖不
施行而常見優容晉本傳元抗辭正直補闕弼違諤
當朝同上魏諫之諫案數丁方餘言以為三代遺直唐
本黃魏諫田田諫諫而房杜遜其直房杜傳

書圃聯珠

求直諫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前賈山至言
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同上仁

羣書事鑑

君有犯而元隱諫擅弓忠臣之諫
君有五義焉四曰直諫家語下改忠臣

反說

屈原死後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終莫敢直諫
其後繼日以削史屈原傳忠皇帝滅絕而天下
莫敢告者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諫退諫謗之人殺直諫
之士是以道諛側合奇容前賈山至言

直言

名君事鑑

湯有司直之人維主術訓二年詔

李龍直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母諱有司前本紀十

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奉賢良直言極諫者上親策

之同上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

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所以

竭智也賈山至言直言屬于耳文中子孔樂篇

宣帝地節三年詔直言極諫之士以正朕之不逮本紀

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李直言極諫之

士朕將親覽焉本紀永光二年曰有食之其令內郡國

李直言之士各一人四年詔公卿大夫直言不意无

有所諱並同上近忠正遠巧佞李異材開直言康衡傳

國帝建始三年詔李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詔公

車朕將親覽焉本紀河平四年李謹厚有行能直言之

士鴻嘉二年詔其李謹厚有行又能直言者異聞切

言嘉謀正朕之不逮

元延元年詔內郡國守令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褚白容受直諫並本紀王鳳不

可以令典事天子或悟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

不聞社稷計王章傳上封事建始四年召前所舉直言

之士詣白虎殿對策通監

建平元年詔守令能直言

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前本紀元壽元年

李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同上

光武大司徒韓馥

好直言无隱諱帝每不能容欲於上前證歲將飢凶指

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通監

明帝開敢諫之直言選

張平子東京賦

建初元年李能直言極諫之士各

一人後本紀五年詔公卿已下其李直言極諫能指朕

過失者各一人遣諸公車其以岩穴為先同上

和帝永元六年詔令二千石內郡守相李能直言極諫

之士各一人招岩穴披幽隱道詣公車本紀

晉元帝容納直言盡已待物晉本紀

唐高祖降情納下

元稹直言唐有亮傳歷公以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
馬周傳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
唯懼言不直不能激上之盛意元稹疏正色直言虛心
受納李百藥封建論太宗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
華陸贄奏以四今封事諫本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
國使所言非元稹於朝陛下何處加斥遂以杜塞直言
其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吳兢疏父老
郭從謹進言曰宋璟為相殺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
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
外陛下皆不得而知通監林甫周忠得君專引傾邪之
人於是上不聞直言季絳傳德宗故其疑蕭復之輕已
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見容唐本贊德宗容直已廣視
聽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此亂萌也人君始即
位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君子曰彼狂而
容於上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小人則曰彼之直得幸於

上吾將直言以激利乎元積誠諍疏上策試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率人牛僧儒等皆指陳時政之失李吉甫用恩
其言直雖訴於上僧儒等又不調復監

名臣事鑑

直字

直言於紂皆極慮忠前東方

言直折大臣於朝堂從幸上林賈姬狂則野彘入廁上
遣都三不行上欲自持兵救之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又
一姬進天下所有寧賈姬乎雖陛下自輕奈何高祖太后
向上環氣亦不傷前本傳直字為丞相當軸處中括
囊不言本傳反說李晟曰直言致太宗于弄璘
上忠臣也唐李晟傳詔曰乃祖在正觀時陪事直言无
所避魏臺厚

書圖聯珠

永貞曰

君人者宜則直言至荀解蔽聖主
延直言之路後何微傳仁君納切直之言

忠信不塞諂之節陳定傳

羣書事鑑

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文
中孔樂節正言其辟披露得失後蔡邕傳

反說

宗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忠良切
言皆擯於外聖賢之志且痛於耳前路偏舒便

斷附

太宗曰此人自謂群下不可信任朝臣既知

上意亦使不敢直言惟唐史

誨言

名君事鑑

高宗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名德書景說命
成王拜手稽首誨言俗語周公曰嗚呼我

聞曰

古之人猶育訓告育教誨天德誨言曰也姓

誨教也

教育主求賢之末仕者詩德匪謨太宗謂侍臣

曰朕自

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

艱難則

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勞逸不竭其

力則常

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民

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怠於木下則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舊唐史四昭姚崇嘗於帝前序次郎
吏帝不存崇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且與大臣裁可否
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唐懷納諫者帝曰我任崇以政
至用郎吏重煩我耶姚崇傳

反說

刺公王詢小諤二聽我貌二詩抑希詢小臣辭
桑系

忠言

名君事鑑

漢與忠言直諫謀之臣曷嘗不傳善策相與
爭於廟堂之上乎前句奴替曰相忠臣忠臣

耳利於行張良傳詳見聽言門忠臣好忠謀悅至三天
下布衣各屬志竭精以赴闕疾自衒鸞者不可勝數梅
桓傳宣帝趙充國欲罷騎兵會得進兵至書中即將功
權使各諫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明
主可為忠言本傳元帝元延元年詔臨者少異重仍在
位默然罕有忠言本傳

名官事鑑

言台觀與諸人忠揚孝至
張以切諫顯
名教上事有忠言則本傳
則酌損益進不

忠言則彼

之任也蜀志諸葛亮傳

羣書事鑑

子率酒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
行家語六本篇

規諫

新增一條

名君事鑑

官師相規隨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眾
謂眾官相規謂更相規闕眾官有闕尤尚

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

意爾在得傳說并以為

相而使朝夕規諫國藝諸河水規宣也臣規若正負

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規正君曰規隨所臣當盡誠

以規君詩河水美衛武公也能聽其規諫以孔自防則

與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之同上如琢如

磨注魏文帝今日百官有司其各務以我不規諫三國

本紀唐太宗王珪推誠納善每有規益唐三珪傳每戒

臣下獻規常以危亡為慮歷賢論者奏求施行於上每
見人奏事必假公辭色與聞規諫進監本紀推方紀奏
宣饒道中可鑿山岩銀帶責曰天子所乏者言如謀耳公
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下便還第本傳元宗納規諫
以進德張詠封禪頌上曰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
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撥則不足以成朕常宣之坐
隅且以戒左右焉杜希全獻休安八章多所規諫
德宗深納之舊唐本傳初李絳言帝王以納諫為
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非受厚傳
名臣事鑑之謀明獨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唐
牛僧孺下私論晉韓起聘于鄭又伯身之
子產戒曰云云事畢富子諫曰云云子產怒曰邪僻之
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无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徒規
正也左傳十六年楊東每朝廷有得失不忠規諫後本
傳鄭玄後凡規諫得大器休唐本傳表明高宗

時上疏云云帝納之詔曰卿實樂忠鯁能抗疏規朕之
夫不厚賜无以勸能者凡賜物百段以明傳

高士廉字伯庸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嘗官元服黨
所乏者皆與相諫耳通鑑

羣書事鑑 迺大夫規正諫也 軫襄十四史朝有
諫二不規之臣无不昌也晉段灼傳云

臣不規而後王斟酌焉臣不其規諫以告王也國周語

咸謀

新增二條

名君事鑑 國鼓納諫 宋取箴成克昌之風致太平

諫前賢誼意 漢更无或敢伏小人之依箴者成漢上相

時檢民猶守箴于箴言臣相頤歲諷同上 **周宗**昔武丁

之賢猶求箴諫後蓋勳等疑煥美 **宣王**也因以箴之詩

其庶 **漢宣帝**本始二年詔有能箴朕過失毋諱有司前

本紀除詠謬以招切言聞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路溫

寄尚樞錄刑書明宗永平二年詔京省鄉士臥詩自工

歲諫其言事者庶有所諱後本紀有明宗詔李義府曰

晉王為太子除舍人獻永華歲唐奸臣傅張蘊古上太

主歲舊史上曰魏謩歲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則

憲宗宣武功數出遊政公綽奏太監歲以謂之天子遣

使謂曰卿愛朕保者當置之座隅唐柳公綽傳明宗皆

荒德裕上冊衣六歲解任明直婉切李德裕傳詳見誠

諫明宗策制子大夫造廷待制副朕虛懷必當歲作

之闕下政之班對曰聖東有求賢歲歲之言見陛下咨

訪之動劉育重順宗婦登為侍讀能棲歲以謂本傳

名臣事鑑

昔周宗

為太史也命百官歲王闕左

史号令百官每官各為歲解以戒王若歲之燎疾故名

歲言官歲者各以其官所歷而為歲解虞以掌捕故以

獵為歲也下文注

羣書事鑑

文歲與於補闕戒出於強正選集昭明太子序傳詩師歲師少師也歲二則王願公正得失也國周語住

歲規

名君事鑑

大國車馬聽歲規之美唐李密移書

諫必曰交修子尤公并也國楚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坐歲儆於國自卿大夫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无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必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必訓德我在與有極寶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備凡有訓訓之諫君寢有瑛珉之歲臨事有警史之道尊宴格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賡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聲戒以自儆也及其後也謂之盾聖武公同上陳良公故宋傳上諫書歲切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教勒後稽吏序周本宗每召宰相平章必遣

諫官俱入小有缺失隨時箴規陸贄奏武宗宋璟嘗

手寫尚書是逸為喬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

朽暗之代以山水禽稍倦于勤左右不復箴規惟崔

羣書事鑑聖主樂聞其過故有箴規之道魏志高

帝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師箴膠誦近臣不

規然後王斟酌焉師少師也箴刺王闕以正得失規

盡其規諫以告王也周周語

休字訓諭 誨諫 正失 期聖 補闕

名君事鑑工以納言時而賜之匠工樂官掌誦詩

以納諫書其數

太子既冠成人未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贊史訓詩工誦箴諫匠習樂者也

前賈誼東門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匠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二失常

書嗣在知悼子卒未葬魯哀公飲酒師曠季調侍鼓鍾杜賁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賁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地而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賁曠曠有尔或聞子是以不与言尔飲曠何也曰子知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知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尔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執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尔飲何也曰賁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与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賁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與獻斯揚解謂之杜季解之政反禮也下魯哀公讀書哀公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問曰公之所讀者何耶曰聖人之言也曰然則君之所讀方今之糟粕矣夫莊子天道篇如郭偁于西山仙人王洛叩馬而諫乃止崔博首秦劍魯哀公朕少好弓矢得弓十數以示弓

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勝理皆邪乃雖勤而發天不直朕始寤卿者下之未精也

名臣事鑑

包丁為文惠君解牛君曰彼至此乎庖丁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羣書事鑑

約工誦箴諫臣亦人也誦箴諫之辭左

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注列者獻詩國周詩鄭公曰天子聽政士獻詩鼓自獻曲史讀書師箴瞽賦瞽誦百工諫庶人傳言近臣不規然後王斟酌焉同上燕居則有師工之誦國楚諸詳見前箴規門

諷諫

名君事鑑

造然器辟臣固爭添品之為用甚寡然猶相繼諷諫諫非杜其慚而防其初坎唐

陸贄奏以**成王**太師教六詩曰比匪比者見其失不敢并言取比類以言之礼春官**東公**晚朝閣昨作諫言

是起姜氏請遷後漢書卷之二十三後皇后紀序盧令刺**襄公**好田獵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詩重令**國惠**侯起陵陽臺未終而生死者數十人又執監吏將殺之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乃赦所執吏孔叢子嘉言篇**國惠**正月揭雄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主十二月羽獵揚雄從因奏校獵賦以風明年從至射熊館選上長楊賦以風焉前本傳**國惠**示張華古上太子恭以調在李傳觀證侍宴奏破陣武德元舞則統首不顧至要至吉樂則諦玩无戰兢李有所誦切如此唐本傳文德皇后既薨帝作晉觀以望昭陵引證同升云云證熟視曰臣以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為毀觀同上**元帝**初千秋節公主並獻宝鑑張九齡上事貶李章等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本傳詔有諷諫猶蒙之有疏云疏傳魏錄元

宗遣使擇天下姝好者納後宮是花鳥使呂向奏美人
賦以諷本傳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獵公綽然太醫官咸
柳公綽傳宗昏荒數游幸押比小人聽其簡傲李德裕
裕上冊表六箴其一曰宵衣旰食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
調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諛飲求珍怪也四曰納諂諛
弃侮忠言也五曰辨邪調信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
俗輕出也皆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救章外
厚諄二作認厚謝其意德裕傳

名臣事鑑

齊景公問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何貴
何賤曰踊貴屨賤時景公繁刑有踊踊者
故以對景公於是省刑左昭三年景公愛馬暴死公怒欲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左昭三年景公愛馬暴死公怒欲
刀解養馬者晏子曰請赦之尔罪有二也公以尔養馬
尔殺公之愛馬尔罪一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為者
姓怨尔罪二也使諸侯聞而輕吾國尔罪二也公赦之

國者諸楚王將攻荆墓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
質於殿下諫曰荆墓之觀不可天也步馬十里引鑿而
止曰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實忠而誅諛
焉王曰若後世適之何也子西曰大王乃歲之後起山
陵於荆墓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俱父之墓以為祖
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二之
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也家語下政吳彭伐荆
三令敢有諫者死告人有小**偏子**欲諫懷碑於後園露
沾其衣如是者三朝王曰子來何苦露沾衣如是曰喻
上有蟬高居而鳴不知蟬蝦委身向前捕蟬蝦不知黃
雀引頸欲啄黃雀又不知彈在其後皆自取前不顧後患
王乃罷也則刻向諫苑皆鑿穴造九層之墓不諫者死
荀息曰民能累土一博基加九雞子於上六曰危哉荀息
曰復有危於此者同上**荀息**見寬孔臧華元荀寬德黃
望之等時二問作或以紆下情而使諛諛或以宣上德

不忠孝娶班固兩都賦序同馬融為天子遊獵之賦
其卒皆歸之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前本
傳弱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相如欲諫業已定
而不敢乃著書勸蜀父兄為辭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同
上相如欲侈虛辭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諷
諫何異揚雄以為發龍之賦勸百而諷一猶勝鄭衛之
聲曲終而奏雅不亡職乎本贊子虛之事大人雖然其
指謂神歸於天為小自序漢書陳九族之義詔報曰聞
得密表先陳在古明王聖主以諷聞政切至之辭歎誠
篤實退思補過將順正教倫遷至矣二國魏本傳晉惠
帝之為太子不能親政事漢書每欲陳意發立而未敢
發後會宴憂憂甚瑤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啓
武帝曰公所言何耶瑤欲言而步者二因以手抚床曰
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晉本傳周書為皇太子諸王侍讀
獻能棲賦以諷章季傳穆示好暇游自南陽獻筆瘞人

歲以諷不傳居易作樂府又詩百餘篇規諷時事通監
穆宗開元人通明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
矣時帝荒縱故公推及之帝改容悟其筆諫也本傳

羣書事鑑

通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諫凡諫諫諫為上
顯諫為下事君雖主諫諫諫亦當依微進納

善言耳記曲礼下以風刺上庭皆警喻不斥言也詩大
序主文而諷諫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庭
諷諫諫歌依違不直諫同上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
其朝焉無求或出入風議北山諫有五一日諷諫孔子
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公羊莊
二十四年注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曰諷諫
諷家語下殿依違成乖避密者也上庄推諫主而行吾
從其諷諫同上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百官道
史礼有五諷諫為上若夫托物見情因文寓諷曰使三
者无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

昌其校訐摩上以衛佑成名哉後李璽傳誦閔美利者謂之諷諫唐白居易贊傳即入懷五帝故有五諫諷者智也禍患未萌觀其聖未聖而諷告此智之世自虎通

密諫

名臣事鑑

臣建為郎中今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昇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

親而禮之前方石君傳元佑寢疾傳略儀及定陶王常左右史冊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直入卧内伏青蒲上言曰皇太子名考係於百姓定陶王素受罪今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臣願先賜死帝見冊言切至謂曰善輔導太子母違我意太子由是為嗣本傳孔昭時有所言輒削草禁案以為數主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罪也本傳魏之府上便宜及言得失手自書寫戮削草本宗族染其化後本傳帝問臣事篤詭譎密對本傳皇明高愛謹不勒前後上表陳諫有神益者百五

百餘事皆手書毀謗本傳不宣于外本傳問以書陳事臨
薨焚其草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魏志本傳陳
九族之義詔報曰聞得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調
聞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本傳數密謀得失每上
封事輒削草其外人子弟莫能知也本傳性方
謹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奏本傳家
人不見也本傳嘉謀入告晉焚其草故世莫聞或
謂譙山太道佐曰入則逆勝出則逆勝君臣不密之戒
吾惟懼其不及晉本傳魏文帝謂群臣曰如周允者真
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止言回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保
侃論說无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
乎北史本傳每上事輒削草其本傳馬周疾甚
取所上言奏焚之曰管晏暴君之惡取身後名吾不為
也唐本傳所敷納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
藏於外莫知帝曰曹於我肺腑然事之機切无不

聞惟其忠繁所激耳本傳周倫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
无見者本傳周倫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
近但記其前藁疏奏而莫知所言本傳周倫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
寔尺大臣節未嘗露於外本傳周倫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
家人无知者本傳或曰陽子陽城也惡訕上者惡為人
臣招言翹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得
而知焉愈應之曰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
相者之事也陽子之所宜行也韓文諫臣論

羣書事鑑

諫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此之

外表記晉殺陽城父曰右士造辟而言能辟而出臣不
以實告人穀梁文六年文辟人焚諫草杜牧出左掖詩

反說

臣不密則失身易係倖魏曰謂群臣曰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者之短明已之美此史高允傳陳宗帝曰諫者不密要領歸曲於朕以自取名唐陸贄傳贄曰暴君之惡見臣內

体字

詭辭 不顯 謹重 不露

三諫

名君事鑑

宣惠公不君宰夫能踏不熟殺之趙有士季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

諫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雷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左宣二年**宣惠公**是朝群臣立拜外至頓仆退上疏曰礼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礼穆唐李廣傳

名臣事鑑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告之人臣三諫

不從則義可以去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史

宋世家
常一日三諫及至公泣曰昔安子一日三責我今則責寡人乎太傅戎將侵曹曹謂諫曰我恐以无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公卒莊二十四年

羣臣事鑑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号泣而隨之記曲礼子曰事君三僎而不出竟則為利禄人也虽曰不要君五鼎信也表記子曰陳子曰諫則危身不諫則危君故君子上不危君下不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陳子傳記諸侯諫不從得去何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去則遣大夫送至于郊必三諫者何以為得君君臣之義必待於郊者忠厚之至也白虎通

五諫

名臣事鑑

諫有五一日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臣民自燠之是也二曰順諫

太宰增廣各壁聯珠万卷書華前集卷之四十四

聽納

從諫

新集

名君事鑑

帝曰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莫不

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唐虞夏商所

各奏未拔行狀大舜有大鳥告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

善孟子公孫五下湯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國湯從諫如流

及先民之言是順書伊訓國宗說復于王曰惟不從諫

則正后從諫則聖堯命上不顯國越小大謀猷罔不

率從文侯之命文臣所以聖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詩

思齊漢高祖羽與漢約中分天下羽東歸漢破正歸張

良陳平諫曰楚兵罷食不困其幾而取之此養虎自

遺患也漢王從之市平紀高祖終善如不及從諫若轉

圜聽言不求其能故天下士盡天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

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合天下之知梅福上書高祖知人

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如謀達不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
如由己從諫如順流無時如鄉赴富食叶哺納子房之
謀拔足揮洗捐卿生之說英雄陳力群策畢幸此高祖
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臣竊思張良之價價祖
也其言如以石投水莫之逆李肅遠命前孝文元
躬行賈誼之所陳略施行矣臣竊思賈誼曰帝
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長生知之乎臣未從未嘗
不以而容之故賢人擠于朝直言為難於耳又不中
臣薛廣德直言從諫上射獵廣德上書曰今上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少休宮中與百姓同憂樂上即日
還宮李傳公卿幸得潛遇其時言聽諫從主言傳
見反政臣從諫如仇唐李德裕武宣為周
自立太子遇物則諫之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唐李父帝謂長孫无忌曰諍每諫我
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貞觀傳詳見後使諫則他日

從容問曰此政殆若何證對曰陛下正觀之初道寸入諫
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二年勉強受諫而
意終不平也帝悟曰非公无能道此人苦不自亮耳
每犯顏進諫金隆帝甚怒神色不從而天子亦為霽色
並全上觀太宗之責任也諫斯從言斯聽才斯奮事斯
贊杜正倫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終日太宗召謂
曰我聞神龍可撫而馴然願下有過鱗鯉之者死人君
亦有之卿等遂犯吾鱗鯉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正倫傳
從諫如順流宋文平傳太宗休列景光人到于今稱諫
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
大烈也陸贄奏以長樂公主出降救有司資侯府於才
嘉長公主親請諫曰云云上然其言入告皇后二日安
每與陛下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臣下踈遠
乃敢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留監
見反致

元宗開懷幼思見從諫陸宣公奏議**見**反致

德宗在靈武時謂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李德裕又反
宣宗大中十一年上欲幸清華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
之止上察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
屈意從之通鑑紀事本末帝從諫如流全上

書林含璧

開懷納忠陸贄奏以上韋處士言臣妾忠臣傳
虛心聽納唐劉伯傳垂紹聽規唐李元宗傳

人主和顏受諫唐賈山至言凝旒延納於前言律唐賈
至王岳出已從諫唐段平仲實虛謀以納其誠唐劉伯傳
垂聽開直之路列韓傳

聽言弘援下之規陸贄奏

羣書事鑑

子古之明主詎能无過從諫而已矣又中
則易有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

則君從於上全上法語之言能无從乎改之為重其此焉
之言能无悅乎繹之為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
之何也已矣通鑑商賈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无

不聽也下賈山至言

反說

今商王受

賊匪

諫輔

書

泰誓

知

足

以拒諫言

足以飾非史本紀紂乱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与太師少師謀道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諍

乃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同上紂淫佚箕子諫不

聽佯狂為奴比干直言諫紂怒剖視其心宋出家微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卷十八周圖好利近

榮夷公為良夫諫不聽史周紀周圖料民于太原仲山

甫諫不聽同上刺鄭圖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祭仲

諫而公弗聽詩將仲子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无

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

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公羊莊三十四年晉侯假道於

虢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弗

聽冬晉滅虢師遂襲虞滅之左傳五年晉圖靈公不君厚

欵以厭嬖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國也使婦人載以過

趙盾士季見其首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
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乃爾而後
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對曰君能捕過衮不廢矣
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麇觸槐而死宣
二年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過矣汰而後諫昭四年
魯始皇天性剛矣自用天下畏罪持祿莫敢尽忠上不
聞過而日驕下懼伏誕謾以取容史秦紀秦皇惡忠行
誅退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喻合苟容比其德則
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憤而莫之告也
前賈山傳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言結於忠
古頃者立朝之士不以忠信見賞常被諂誣之說後
群下結舌莫敢正辭臣蔡邕傳二世通用趙盾田法今
宗室震恐群臣諫者以為誅謗使天下之士候旦而聽
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王失百忠臣不敢諫智
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效不上聞豈不哀哉史秦紀二十

始皇二十二年子嬰懷國用方用刑法信任中書宦官蓋寬
饒奏封事云云書奏上以寬饒然諂時欲以為大逆不
道鄭昌既傷寬饒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在上
書頌曰山有猛虎豺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為之
不起寬饒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官以諫為名
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自刎帝書寬饒侍
成帝委任王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誠
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梅福上書曰陛下
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音焉鵠遇害則仁與
增斯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
諱王章資質忠直敢面折廷爭元帝擢之以厉其臣而
矯曲朝又至陛下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
群臣皆知其非而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
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下亡諱之詔上
不納梅福傳成帝欲立趙婕妤好為皇后劉輔上書曰云

云書奏上使持御史收係捕獲疑似獄群臣莫知其故
本傳 **隋帝**時申屠剛對策曰今朝廷數下詔書張設重
法抑斷誅謗禁割議論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
情挫直士之銳殆重建進善之旌垂敢諫之鼓闢四門
之路明四目之義也後本傳 **隋帝**謂巨譚曰吾欲識決
之何如譚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巨譚非坐无法將
下斬之云云本傳大司徒韓歆坐事勦求固請之不得
以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鮑永傳 **隋帝**趙騰奏忠正諫
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諍之路非所以昭德示後也
張皓傳 **隋帝**李膺等以黨事下獄番上疏極諫曰亡國
之主諱聞直辭陳蕃傳 **南齊** **齊帝**幸无度沈懷文与王
景文每諫不直亟出云云上作色曰卿欲效顏峻耶懷
文然以此賜死峻前以諫被誅南史 **本傳**武德初孫伏
伽上三事其一曰隋書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自謂功
德盛五帝邁三王窮奢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

舜耕監賊日盛當時非无直言之人卒不聞情者其不
受諫而臣不敢諫之也唐孫伏伽傳元宗時吳兢上疏
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上古文尚書帝
以為訕己蕭瑀諫无伐遼出為河西郡守董紹諫无幸
江都就賜死自是寒謬之士去而不顧外虽有變朝臣
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于孫勣絕為天下笑吳兢傳
李綱諫國書道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婦羞朕尚書
邪曰陛下功成厚自矜伐臣口如持水投石敢又為尚
書乎李綱在正觀初遇下有礼群情上達今外官
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故虽有忠款而不
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魏證十漸疏
神龍元年大
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宋務光上書曰后王
樂聞過罔不具拒諫罔不乱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
則政治无缺此所以具也拒諫則群訟壅蔽訟壅則上

孤立此所以亂也

本傳

元宗

初立其兢上疏曰比見上

封事者言有司采但賜帛而已未嘗蒙力見被拔擢其
許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
敢諫本傳崇言於元宗曰氣融欽章月將以忠被罪自
是諍臣沮折臣頤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就崇
侍李林甫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
者補闕杜璡上書言政事斥下邨令因以語動其餘曰
明主在上畏臣皆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
馬乎終日无言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魚欲
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李林甫傳德宗猜忌刻薄以
強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忍受欺於奸諛故其疑肅
復之輕已謂姜公輔多實直而不能容本紀贊觀陸贄
論諫數十百篇誠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
如丹帝所用然上一唐祚不競惜哉本傳贊德宗用裴
延齡陸贄言延齡僻矣隱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薨

使得君天下仇惡不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降全上德
宗時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
左右懼不測万福太言曰国有直言言天下无虞矣吾年
八十七与見盛事張万福傳諫宗時對殿中論執強梗帝
謂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
若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見指其口使自為諫非
所以發揚盛德也自居易傳諫宗數請罷李絳遂其属
而延英切諫不幼絳所論事方餘言本傳國宗視朝常
宴數罷敗失德插楚諫曰臣以諫名官使陛下負天下
誠請碎首以謝遂叩龍墀血被面刺插楚傳

諫宗傳胡亥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諱
訪諛計者謂之妖言臣賈逵傳張陽知足以拒諫諫足
以飾非後漢傳○聽言則對諫言如醉詩桑桑拒諫者
慮之所必塞也家語六本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
聽晉書澤不下於民孟買委下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

詔予既已知之矣詔二入言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
止於千里之外則諛諂固諛之人至矣告子下君嚴
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目五行政事已者孤拒諫者
塞而居則傳存字弗弗能聽降紂樂聽

求諫

名君事鑑

帝設謗不於五倖之備唐獨孤及傳諛諛鼓

鼓

植誹謗之木後張階傳聞置敢諫之帟到陳傳

鼓散疏注夏禹垂朝時聽箴規之美唐李安孫後書

諫說築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命之

曰朝夕納誨以輔聖德書於命上說曰王入求多聞時
惟建事以命下武丁之反身猶求箴諛後盡動傳

成王拜手稽首誨成王成王不礼致敬於周公求教誨

之言書洛陽漢惠帝欲除妖言令未决今除之成王后

漢帝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誅謗之

本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本紀今人主開道而求諫
和顏色而受之實山至言詳見後受諫門宣帝陛下除
誹謗以批切言成諫之路路過鄧博跡詔公卿
其悉意陳朕過朕有所諱本紀杜群枉之門開眾正之
路劉向封事下明詔奉直言見紬繹以求餐德
谷永傳詔日食詔百僚並上封事无有隱諱後本紀
明帝永平八年日食詔有司勉修厥職極言无諱於是
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音味自引各本紀
宣帝建初五年詔公卿以下其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
失者各一人遺詣公車將親覽問焉本紀日食詔有司
各上封事同上肅宗與王書曰苦言至戒望之如渴東
平王蒼傳詔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
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晉禮志宣帝太興
元年初直諫鼓譟本紀唐高祖謂裴寂曰朕即位以
來每虛已求諫通鑑本紀太宗正觀四年旱詔公卿言

事本紀十一

魏證曰陛下在正

事唐本紀十一正詔百官言事同上魏證曰陛下在正

觀初導人使諫本傳證曰非陛下導臣使言安敢數批

逆麟同上證曰正觀之初陛下求諫不倦比來營繕數

多諫者頗有忤旨通監魏證謂侍臣曰隋煬帝拒諫而

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无諫者何也李勣對曰

陛下所為良善群臣无得而諫同上武后垂拱二年請

銅匱四塗以方也列于朝堂青匱曰延恩在東生養人

勸農之事者投之升匱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

之白匱曰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匱曰通元在北

告天文祕謀者投之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

知匱事元宗改為獻納使百官志為宗謂李吉甫曰事

有不安者第言之毋謂朕不能行也本傳文宗詢求過

關訪謀諫制詔中外率直言極諫者劉蕡傳

書林合璧

善撫 直憐 設簋 垂招 獸樽 並見
謗木 立鼓 闕門 徇鐸 銅匱 名臣

書園珠

求諫之類

太子旣冠成人則有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鼓史誦詩工誦箴諫

大夫進謀士傳言語而賈直求聖王闢四門闢四聰延

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後何

蔽上書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唐裴諫傳

羣書事鑑

史李賢以自朝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前

孝問至於芻蕘者求善无厭也同上國之將與直言數

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故先帝虽有聖明之姿猶廣求

得失後蔡邕上封事靈帝時招直則其智弥大求過則

其德弥光唐陸贄奏傳文憲寤寐嘉猷延佇忠實臣王元長

東秀才文傳記古之王者政德旣成又聽於民於是乎

使工誦於朝在列者獻詩周周蕭

壁喻

哲后與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
之訐犯者善之愚戇者怒之在誕者容之陸贄

論姜公輔狀於宗廟

納諫

名君事鑑

帝曰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豺狼為之不

采也諫之有益如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唐虞兢傳疏禹湯書序禹曰禹拜昌言述湯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陸贄奏疏

唐高祖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臣言當納諫誨以輔我德書於命上所以聖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詩

思齊太宗曰昔堯舜不用更齊國國殺杜伯古帝王納諫固難矣唐王珣傳昔國納善如不及從諫如轉圜

前梅福上成帝書高祖當食吐哺納子房之謀後班彪王命命

帝開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於前本贊文帝群臣愛盡手諫說金切常假借納用焉本贊皇帝蕭望之疏曰朝无爭臣則不知過迫於殘

微謀慮之士与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愛政
亡有闕道望之傳臣容納諫正不失已於人言不

紀武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博立傳

唐太宗陛下降恩旨假慈顏疑旅以聽其言虛襟以納

其說而猶恐群下未敢對揚舊唐劉伯傳所心聽納言

劉伯傳魏證言太宗不克終十漸帝曰朕今聞過矣以

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本傳歸伏願不拒過非

之請降納默僧之流廣止南諫猶疏太宗好至言是時

有上書益於政者皆粘腹殿之壁坐望詔觀至任贊正

意終不為忤故外事必聞吳兢傳疏至入大德在能納

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證之直陳子昂傳太宗其

納諫也以補過為心求諫為急陸贄奏以長孫皇后請

帝納忠容諫勿受謬言后妃傳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

太子五曰納諫通監本紀**宋**謂宋璟曰如國元老宜

有嘉諫以道朕環因一一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書之

坐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宋景博開情抱納諫諍下猶
懼不敢進奈何以為罪矣校勘聽諫疏聞保納忠克已
從諫遂贊奏武肅宗虛受廣納同符太定同上

德宗疑疏進納於謹言舊本贊十八年无誤可否者至
孟客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許孟客傳德宗問贊事
坊於今者贊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
者見不以時聽納先依兼天下之香以為聰明達贊傳
德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太監贊歲以諷曰云云
天子遣使謂曰朕當直之坐隅物公綽傳自古納諫昌
拒諫二夫人臣進言於上宜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兼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
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則十二金開納
贊勵尚恐不全今乃欲讎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立櫻利
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李絳傳終曰帝王以納
諫為至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

曰章外厚裕數上疏其言多切頌卿未知且

羣書事鑑

史仁君唐延山數之士納切直之諫

之君也晉劉頌傳

受諫

名君事鑑

商高宗后從諫則聖仕君以諫為明君

文選

曰惟仁人能受至諫不惡至情大公六

責人斯无難惟受善神如流是惟報哉

好謀達於聽受也

從代來每朝即官上跡未嘗不止釐受言言不可用

之言可采未嘗不納

聞所不聞以益聖前

重非特万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

而不敢自反况於惡聞其過乎賈山至言

成帝

古今各受直辭本贊唐陸贄奏武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唐陸贄奏武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唐陸贄奏武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
獨弄堯之求諫也李百藥封建倫每見視朝聽受无倦
云云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公上嫺諂曰陛下正觀之初
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以一二年勉強
受諫而意終不平也李百藥嫺諂曰人君常虛已以受人
通鑑太宗紀元宗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
隱遠者不塞所謂闕四門四目也吳兢傳疏漢高帝
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封毅威靈之謠况陛下豁
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同上國示虛受居然同符太
宗陸贄奏議

書圖聯珠

以虛受人虛己求諫見求諫唐高祖事
以虛受為理本見上太宗虛襟以納其說
見納諫類以虛受人見上元宗山下有澤成君子以
虛受人住王弼云以虛受人物乃感應易辰卦

知顏受諫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見前文帝事以
惜納用見納諫太宗降溫旨假慈顏見納諫零威見後
諫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通監太宗紀降以溫顏訪
以今古刻伯傳宋武作色見拒諫

無齊文王事大中十一年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止

切上為之止樂規諫凡章疏必焚香盟手讀之通監宣
宗紀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家宰齋
戒受質臣歲終群臣奏事諫王所當改為也詔王制郊
之祭也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諫之義也郊特牲

羣書事鑑

臣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家語子路初
見前好善无厭受諫而能誠虽欲无進得

乎苟脩身史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魏志
衛覬傳諸葛亮曰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
惟達者能受之吳志諸葛亮格傳傳能推善人能受尺言

國語反說見從諫門

聽諫

名君事鑑

黃帝有合宮之聽文中問易夏曰垂韜聽

節於荀簋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鍾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誥寡人以憂者擊鼗誥寡人以獄
者揮鞀誥寡人以慶者擊鼓鞀以待四方之士曰云云通鑑
外紀餘同上同有獄訟者搖鞀同上又曰不聞亦式不
諫亦入詩思齊衛侯之德又能聽其規諫漢史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臣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
也同上又曰不脩文孝而性明達好謀能聽國才從
臣制曰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帝傳成帝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亡之臣垂用文之聽
下及芻蕘之愚谷永傳陛下垂寬明之聽无忌諱之
誅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同上公卿以上若

敢大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也劉輔傳羊震忠論
繫劉輔獄書明主垂寬宥之聽崇諫諍之官廣開忠直
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不謀不隲後
患上帝欲出遊則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
諫不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止內外群臣多帝自選
群臣莫敢正言剛每輒諫帝並不納後漢中第剛傳唐
太宗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舊唐劉伯傳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然頃者
所上封事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无聽諫之實遂使諫
者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位唐獨孤及傳陳政事疏
書林合璧 爰謀爰度皇皇若華垂輶聽歲規李密書
來次呂來茹臣工 下車拜昌言韓文
從諫如順流班彪王天印論廣山數之大後陳忠傳傾耳
從諫若轉圜前梅福上書納耿澹之流虞世南疏達聰
臣謝羣下結舌後祭告傳天下杜口後張皓傳

羣書事鑑

史商人庶人誅諂已而改之從善无不聽也前賢山至言宜開張聖聽恢弘志士之

氣也志諸葛亮傳

聽言

名君事鑑

昔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垂有共縣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齊桓證

傳以出納仁義礼智之言汝當聽書益稷帝曰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同上禹下車拜昌言辭文无稽之言弗聽書大禹謨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太甲上昌言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命中武王問丹書之言退而為戒書於几鑑于盤盤為銘大戴禮曰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唐元稹教太子書成王之於周公也无往而不聽荀君子樂書趙七年帝赦劉敬曰吾不

用公言以困平城前本紀沛公入秦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不聽張良曰夫秦為无道沛公得至此今始入秦即
安其衆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
口利於病願聽增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張良傳信使人
言於漢王曰有邊無所請自立為假王漢王怒張良陳
平躍漢王足因附耳語曰不如因立之使自為守遺張
良立信為齊王韓信傳韓信曰漢王言聽計從同上昔
高祖聽言不求其能梅福傳高祖每戍卒之言斷懷土
之情變其鬼王公叩論**文帝**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
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誼之不如法令教
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觀之也前賈誼
文帝田蚡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本傳上常
說所言皆聽公孫弘傳**文帝**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
諫從王吉傳疏**文帝**上出便門欲御樓舡薛廣德當乘
輿前免冠頓首曰臣從橋陛下不聽臣二自刎以血污

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舟
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太夫言可聽上曰時人不
當如是耶乃從橋通通明明詳詳覽覽群群言言響響如如振振玉玉後後獎獎
皆皆損損承承自自試試表表周周宗宗之之責責任任也也謀謀斯斯從從言言斯斯聽聽洞洞然
不不疑疑唐唐某某擬擬賞賞退退朝朝之之暇暇宴宴接接侍侍臣臣每每言言及及闇闇主主亂亂朝
則則省省懼懼自自戒戒言言及及賢賢君君理理代代則則企企疎疎思思齊齊言言及及稼稼穡穡艱艱
難難則則務務遵遵節節儉儉言言及及閭閭閭閭疾疾苦苦則則君君臣臣同同慮慮議議息息征征徭徭
降降費費諱諱前前所所言言奏奏夫夫施施行行然然陛下陛下降降恩恩旨旨假假慈慈顏顏疑疑旋
以以聽聽其其言言虛虛襍襍以以納納其其說說舊舊劉劉伯伯厚厚元元宗宗姚姚崇崇宋宋璟璟言
聽聽計計行行唐唐武武力力處處費費姚姚崇崇十十事事要要說說宋宋璟璟剛剛正正又又過過於
崇崇先先帝帝所所尊尊悼悼屈屈意意聽聽納納姚姚崇崇任任用用姚姚崇崇宋宋璟璟故故左
右右前後前後皆皆正正人人也也李李絳絳傳傳德德宗宗在在危危難難時時聽聽贊贊謀謀又又已
平平追追仇仇不不言言排排然然以以譏譏倖倖逐逐猶猶奔奔土土梗梗降降費費贊贊願願陛下
臣臣夫夫片片善善採採錄錄不不遺遺庶庶士士傳傳言言聽聽納納元元卷卷奏奏臣臣等等切切務

恭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脩入
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言欲辨言之真虛不
可不考之於實並唐貞觀中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
二負言闕失謂之巡對通鑑謂李吉甫曰事不安
者第言之元謂朕不能行也書本傳憲宗嘗稱太宗明
聖之盛朕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李
絳曰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帝曰美哉斯
言朕當書諸紳李絳傳又宗策劉蕡制聽人以言則枝
葉難辨本傳

名臣事鑑

周公

攝政聽言下賢後甲子署剛東

崔明

明於政體論當世事數十條名曰政

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本傳

羣書事鑑

子諫

行言聽高澤下於民孟萬表下聽人

之言樂於鍾鼓琴瑟故君子於言无厭荀

非相切直之言明主之所急聞前賈山至言垂聽逆
耳甘納善言者濟世之君也晉史

反說

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逆言是聽維
逆言是爭詩小長巧言如簧巧言妻芳斐芳成
是貝錦卷伯豈弟君子无信謠言餘見則從諫門反說

賞諫

名君事鑑

田出今曰能刺寡人過者受上賞上

者受下賞於是齊大治史陳元世家侯賞士伯以瓜
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匪將殺林父士伯諫而
止左宣十五年趙盾到都敢直諫而折大臣於朝嘗
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
曰陛下縱自輕宗廟太后何上還太后聞之賜都金
百斤上亦賜金百斤前都傳今民有上書求見
者問其所言可采取者秋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

福文異書

晉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郗暉拒

關不開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陛下遠

獵山林夜以繼書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帛賜

中門候為參封尉後本傳破烏桓還問前諫者

人人皆懼公曰皆厚賞之曰孤乘危以徼幸雖得之天所

佐也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方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

難言之魏志本紀其後晉書帝昏暴運乃陳帝八失翌日

帝悟召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乃以御食賜

之北史後周齊書孫伏伽為法曹上書言三

事高祖大悅以為治書侍御史初帝受禪伏伽最先諫

帝欲尽下情故不次見技以示群臣唐本傳蕭瑀上表

抑遏繩違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坐

之故賜黃金一函本傳孫伏伽上表云云上省表大悅

賜帛三百匹通鑑太宗修文德殿方綵繪謝泌奏諫即

命代以丹碧召泌賜金紫服面獎敢言三朝訓監高季

輔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
石之言朕以燕右相報後為吏部郎善銓叙人物帝賜
金背鏡一况其清鑑焉馬馬傳凉州都督李大亮有名
鷹鸞有臺使見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田獵
久矣而使者求鷹鸞信陛下意耶乃垂首太宗報書曰
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
所御本傳陳叔達正觀初擢礼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
間問太宗帝感之叔達極意救下至是謂曰武德內難
卿有讜言故以此官相報本傳薛收嘗上書諫秦王止
田獵王荅曰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鎰本傳
傳元稹上疏曰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
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者惟懼言不直諫不極
元稹傳魏謩曰陛下初即位詔元律師死孫伏伽以為
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國直百万或曰賞太厚
荅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近皇甫德參上書言

膠洛陽宮苑人也收地租厚歛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素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微切則近謗訕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寵之意終不平舊李傳帝曰納忠諫正朕違魏謚而已親解佩刀以賜同上得一害則遽命甄昇聽一諫則明加褒揚臣書奏魏謚上疏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上賜黃金十斤既馬二匹通鑑上遣使點兵證曰云云乃不點中男賜證金舊一嶺南酋長馮盎久未入朝上命發兵討之魏謚諫曰盎反狀未成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子入朝上曰魏謚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方之師不可不賞賜證金五百匹權萬紀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魏謚諫曰云云賜綸五百匹長樂公主出降上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謚諫云云上入告皇后后曰魏謚

真社稷臣也因遣使齎錢綰以賜證且語之曰聞公正
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
之言失臣必書之上悅賜綰二百匹帝修洛陽宮張
元素上書諫帝賜綵二百匹上將幸九成宮姚思廉
諫賜綰五十匹太子好嬉戲志寧与右庶子孔穎達
數直諫上各賜金一斤綰五百匹張蘊古上大寶箴
上賜以束帛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凡有天變卿宜
直言並通監云云初吳兢上疏曰其能直言正諫不避
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唐李傳吳兢疏比上
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通監上嘗遣宦官詣
江南取鴝鵒鵲等計州倪若水上言云云上手教謝
若水賜帛四十段同上代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詔
近城爲陵南仲上疏云云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謹言
唐杜南仲傳意帝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
方皆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

朕亦未有奏對執諫而蒙勸者元稹傳絳所言无不聽
憲宗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茶蘇潛李絳
又宗詔曰魏謩為拾遺屢有獻納居位日茂朕何愛
一官增直臣之氣以為右補闕本傳

羣書彙編

文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選鮑明遠放
傳記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目晉語

好諫

名君事鑑

其大知也與好問而好察還言記中庸
愚盲酒而好善言孟萬美下美好善也

衛文公

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詩千旌

漢陽

好謀能聽前本紀高祖好謀達於聽受選此

王命論

今人主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前賢

山云王言

皇帝好忠諫悅至言極福傳傳以三年

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効其偽

將論死戴四月泰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杖謂青司

法如此不累監罰此悅而從諫也唐魏謩傳太宗好悅至言吳兢傳魏謩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與勉強含

容非曩時之豁如通監德宗用裴延齡贊上書苦諫帝大擇唐陸贄傳德宗衆善如不得聞李渤傳

德宗衆聞規諫通監本紀

名臣事鑑

孟子曰其爲人也好善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孟子子下

使諫

名君事鑑

孟子曰違汝弼汝无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

沃朕心諫命

成王亦有嘉謀嘉猷則入告尔后于内尔

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君陳

周文王曰朕魚不明幸諸公數相救正庶致天下於

平唐王珣傳帝問長孫无忌曰入苦不自知公宜面攻

朕得失本傳帝謂長孫无忌曰證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證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別須陳論證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笑曰人言證率動疏慢我但見其妩媚耳證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魏證傳證曰陛下正觀之初導人使諫帝曰公何物以驗之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矣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資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同上帝謂群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爲朕言之文苑傳太宗謂杜淹曰今任卿有可諫否淹曰願死无隱本傳齊書謂太子蕭子良曰事有不安者第言之无謂朕不能行也本傳

名君事鑑

大舜有大鳥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

人以為善云云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

善云云公孫丑下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

決之能禦也云云上

則拜公孫丑下

三老董公燕說漢

高祖見善如不及

宣帝朝无爭臣則不知過国无達士則

不知過人則不知過物則不知過事則不知過

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

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

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

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

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

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

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

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德則不知過